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三

宋 謝維新 撰

喪紀門

死喪 附

凶兆 作神 遺言 遺書 遺忠 遺思 遺愛 遺業

事類壽考

禄 ㅣㅣ曰卒短折曰不禄死寇曰兵禮記

消澌 死者澌也ㅣㅣ也諸侯曰薨壞聲也大夫曰卒書終竟也士曰不禄不復食禄也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漢以來謂死為物故皆就朽故也既定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復能自勝斂也釋名

委蛻 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

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丨丨也莊子

上仙　千載厭世而丨丨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舟壑　夫大塊勞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藏丨於丨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並同上

風燭　萬事丨丨九原草露權集

重泉　歐陽詹上鄭相公書具武素蓄當在丨丨之下唐史

千古　薛收卒秦王與兄子玩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豈期一朝成丨丨也同上

正丘　狐死丨丨首仁也禮記

就木　李綱上書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傳

捐館　奉陽君丨丨舍蘇秦傳

歸泉　逼近丨丨之期劉禹錫慰太尉襲衣

逍遙　生為附贅縣疣死為決疣胡亂反潰癰忘具肝膽遺具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埃之外丨丨乎無為之表莊子

沈瘞　平仲曰既死豈在我焚之亦可丨之亦可丨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

遇馬列子

在棺 在牀曰尸｜｜曰柩柩究曰不復變也喪大記

掩屍 棺闕也而以｜｜又曰櫬又曰櫝小棺曰櫕說文

數盡 孔子對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人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家語

死歸 古者以｜為｜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兒肆之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躄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顯榮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躄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彊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弟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李英華書

彭陽公碑 **鄰喪** 丨有丨春不相里有殯巷不歌禮記 **山木** 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丨中之丨以不材則終其天年山木篇 **屬纊** 丨丨俟絕氣注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也喪大記 **懸衣**

蜡氏掌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書其日月焉丨具丨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周禮 **腐骨**

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丨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丨丨一矣孰知其異列子 **輕毛**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有丨於鴻丨用之所趣異也司馬遷傳 **顏淵早死** 丨丨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丨丨 **曾參正斃**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閒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

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禮記檀弓

黔婁布被

丨丨先生卒曾西來弔見尸在牖下覆以丨丨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斜而死斜之非其意也高士傳

葛仙空衣

葛洪尸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葛仙晉書

預知當死

魏管輅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名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也是歲八月為太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但少一死

蜀宗預為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丨丨丨丨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

得死不

恨陳咸與陳湯書幸蒙子公力｜｜入帝城｜｜｜本傳含笑入地漢桓帝時公孫舉東郭竇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兖徐三州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為嬴長韶開倉賑之曰長活溝壑五人而以此伏罪｜｜｜｜矣減年代死晉王徽之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獻之俱病篤術人云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却醫付命李勣屬疾家人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今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本傳七日復甦趙簡子死｜｜而甦雖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程子曰有死而｜｜者故禮三日而斂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遺書半月復生翰林侍詔戴少平卒十六日復生唐德紀州門興慟晉謝安卒甥羊曇輟樂彌年不由西

州路嘗大醉不覺至州門羣悲感以馬策叩肩詠曹子建詩生存處華屋零落歸丘山慟哭而去本傳

酒壚念舊 王戎經黃公ㄧㄧ嘆曰昔與嵇阮為竹林之遊今嵇阮亡余為羈紲視此雖近邈若江河晉書

聞笛興嘆 向秀作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以事見法經其舊廬於時鄰人有吹笛者發音寥亮追思曩昔予感音而歎故作賦云文選

覩貌懷人 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型後本傳

使虜道卒 張薦為弔贈吐蕃使在途被病卒其孤與軍吏童騎護輤車而東權集墓誌

寫詩立逝 中書舍人鄭居中辭官遊名山一日搦管寫詩才書五字曰雲山遊已遍筆忽墜地而終職官分紀

留寄遺象 張乖崖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

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諫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冠褐繫縚草裏自為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謚畫於　天慶觀仙遊閣又為之立祀

誤傳仙去

東坡既遷黃岡京師盛傳白日仙去神廟聞之對左丞蒲宗孟歎息久之故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其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聞見錄

凶兆夢奠兩楹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夏后氏殯於東堦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堦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丨坐丨於丨丨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　檀弓

夢講東堂

後漢周磐年七十三謂子曰吾丨先師東里先生與我丨於東丨之與既而長嘆豈

吾盡之盡乎其月卒本傳

夢見朱羆晉春秋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此事而云黃熊入門

夢遇白雞謝安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今十六年年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薨

夢論大行李適嘗與人丨丨丨丨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

夢書白駒唐杜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餓而吹甑裂妝曰不祥也自為之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果卒

夢懷瓊瑰魯公孫嬰齊號聲伯初夢涉洹或與之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涉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不敢言三年言之暮而卒本傳

夢應玉符唐貞元中司勳郎中李朝歸第夢二黃衫人引至戶外中有人曰未至須玉魚符下也後朝當龍尾道上見一玉魚把玩至家數日卒戎幕閑談

夢山流金

李虛中將疾謂其友韓愈曰吾夢泰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虛中既歿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為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具告之矣韓李虛中墓銘

夢燈遍城

廣守數人連卒多先丨丨後作守夢燈丨郡丨未幾果卒見夢閣雜錄

夢桑知數

丁固夢井中生桑以問趙直荅曰桑文四十八字君壽恐不過此果然佩觿集

夢棗知卒

王子董善占夢有人夢丨董曰棗字重來來來呼魂丨之貌其人果卒酉陽雜俎

夢人與絹

南史沈慶之臨賜死時年八十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曰此絹足度瘞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餘也本不傳

夢女篩豆

王師伐金陵城將破或夢女子行空中以巨篩篩物散落如豆着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於難復見一貴人盛冠服隨於地云此徐舍人也既瘞闐錯死圜地中後王平甫和簁字韻詩云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圜夢墮空中簁謂此西

京雜記

夢鳳集拳 有孫氏求官丨夢丨丨其兩丨以問卜者曰鳳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山非苴杖則削杖苴杖竹削杖桐後孫氏果遭母喪集異記

夢臼炊飯 有客張膽將軍夢炊臼中問解夢者王生王生言君歸不見矣臼中炊無婦也及歸其妻果卒

歲辰之讖 鄭玄字康成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丨在丨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丨知命當終注讖云歲在龍蛇賢人嘆本傳

月酉之應 晉文王司馬為魏國相蜀譙周書版示文王曰典午忽兮丨丨沒兮典午謂司馬月酉為八月文王果卒周傳

月犯少微 晉時有丨丨丨丨星一云處士星占者曰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士人憂之俄而卒晉書

月掩畢口 五代張希崇字德輿為將不喜聲色頗知星歷天福三年丨丨丨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正月卒本傳

月蝕東壁 開元中燕公為左丞相集賢學士將薨而

||||鄴侯傳

星殞寢室 令狐楚卒之夕有大|||於|||之上其光燭庭

星流營中 諸葛亮據五丈原與司馬宣王相持百餘日||赤而芒角自北西南|於亮|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諸葛亮卒於軍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儀結陣而去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於五丈原會亮卒諸將燒營遁走經日按行其營壘乃曰天下奇才也史

星見豫分 祖逖傳初有妖||於|州之|逖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天不祐國也俄卒

天降玉棺 葉縣令王喬天下一玉棺於廳前喬謂人曰天帝召我沐浴寢其中葬於城東風俗

天成玉樓 李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嬭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

老且病賀不顧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邐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㪚㪚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久時長吉竟死李商隱作小傳

鵩鳥止座 賈誼為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乃為賦以自廣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鵩集予舍止於座隅貌甚閒暇本傳

蝙蝠繞庭 李禪居廣陵晝忽有白丨丨丨丨而飛出院門又出中門至外門不見具年禪妻卒輙車出即蝙蝠飛翔處也稽神錄

雷鳴炊釜 宋滕景直家在廣州炊釜中有聲如雷家人走視甑上花生漸長似蓮花而赤色俄頃萎景直旬日卒古今五行紀

風吹竈突 後漢方伎李南女傳父風角術為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求歸辭二親姑不許乃跪曰家世傳術疾丨卒起先丨丨丨及井此禍為主爨者妾將亡之應乃如期而卒李南傳

晝蛇盤鏡 袁叔

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墮鏡中如蛇有四足驚而疾數日卒留書書尚多妻開視之皆空紙也最後一幅丨丨丨丨中而已前定錄

石兔刻文周長孺字士彥為共成縣令獵近郊有兔起草間自射中之即其處不復見兔有石刻文曰士彥當都而卒後士彥每至京師必遜歸後治平日以都官員外郎卒聞見錄

食羊將滿李德裕南行名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所以當還積旬日振武軍節度使饋羊四百公大驚名僧告其事僧告曰萬年將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否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後連貶崖州竟沒不還宣室志

食魚得病邢和璞居嵩潁間有潁陽書三篇房琯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鯢之庭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飧而休於龜茲板其後房公舍閬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悟具以板事白於

金牌曰丨丨丨丨之丨澤民問其守門吏曰五相可得聞乎曰呂相夷簡李相迪劉相沆龐相籍富相弼也翰府名

九江真人府 元豐間于立禮舟至落星寺舟沒立禮為人導至一官府有牌曰三江都水使者丨丨丨丨立禮算未終令速送出門詢吏曰九江真人誰也曰大丞相劉沆也同上

遺言屬以其子 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靈公母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文七年

命嫁其妾 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乃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託以身後 後漢申屠蟠字子龍陳留人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

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還鄉里遇司隷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注傳符牒也

屬以葬具

盧殷能詩為登封尉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已又為詩與常所往來河南令韓愈曰為我具棺留守尹為具凡葬事韓愈為買棺又為作銘

令市棺具

後漢博士郭鳳好圖讖先自知死期令弟子市棺之具至其日而終方術傳廣漢折像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

命致

石刻

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名臺卿年三十有重疾自慮奄忽乃遺令勑兄子曰可置一員石於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又墓志門

命葬桐鄉

前漢朱邑字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汝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

囑葬陶家

鄭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陶壺實獲我心吳志

命送陁林 僧從諫卒遺言送尸於建春門外尸陁林施與鳥獸為食三日後人往視之體貌如生林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三水小牘

付金托友 唐李勉少貧與諸生共逆旅且死出白金曰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

分香與姬 曹操持姬女而指李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着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留術付之 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悴常與一術者遊病甚告文正曰吾有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方授子并白銀一斤内文正懷中後為諫官術者之子已長取其方及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遺戒訓家 宋景文公丨云吾歿之後稱丨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鸖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

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非著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趙槩聞見錄

遺書立言不朽 晉平公謂叔孫豹曰曰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殁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殁而不朽 國語

作書未成 桓譚著新論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陸平原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丨丨丨丨以此恨耳

上封禪書 漢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者往而相如卒妻曰長卿未死時有一卷書曰有使者求書奏之乃遺札言封禪事

求孔融文 魏文帝深好孔融文詞每

歎曰揚班儔也荔天下有上孔融文者賞以金帛

遺忠盡忠公室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相三君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不忘社稷

楚子囊死遺言謂楚子必城郢郢楚所徙都未有城郢君子謂子囊君昏不忘增其明將死丨丨衛丨丨可不謂忠乎左

將死薦賢

見交代門注

臨終憂國

王文度坦之為中書丨丨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丨丨家之事

已死得書

魏徵既死太宗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敝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太宗曰朕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於笏

疾革抗表

房元齡寢疾謂諸子曰當今天下靖謐咸得其宜惟東討高麗不止方為國患

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太宗曰此人危假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事

唐史張南軒栻疾革親書遺表云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命無繇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論則臣死之日如生之年

遺思思法孝直

蜀法正死先主征吳羣臣諫不從及敗績亮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

思檀道濟

宋檀道濟文帝時為司空有威名及見收道濟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矣吳子不足復憚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及魏軍至瓜步文帝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念岑文本

唐太宗將伐遼凡有籌度悉委岑文本文本至幽州卒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令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傷褚無量

褚無量卒帝聞悼痛詔宰相曰

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

嘆魏徵亡 唐太宗遼東之役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此吾豈有此行耶帝後臨朝嘆曰以人為鑑可明得失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惜楊綰死 楊綰薨帝深悼之顧謂侍臣曰天不使我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

遺愛九京武子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其隨丨丨乎納諫不忘其師善言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賢不阿而退不肖也國語

南國名公 甘棠美名伯也名伯之教明于丨丨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名伯所茇

人皆流涕 子產相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郊野哭商人罷市而哀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聲

童不歌謠 秦五羖大夫百里奚卒秦人流涕丨子丨丨丨春者不相杵文選注

百姓圖像 豫州丨丨皆丨畫陳仲弓元方季方三君之形丨丨先賢行狀

四州哀哭梁安成康王秀為南徐江荆郢刺史及薨丨丨人裂裳為白帽丨丨以迎送之

百姓罷市司馬溫公薨丨丨丨丨而往弔粥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遺業家無餘財宋穆字公叔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丨丨丨丨

官無留貲程异身沒丨弟丨丨丨世重其廉本傳

不增田廬人勸疏廣為子孫立産業置田宅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其中可以共衣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

僅有桑田諸葛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无別調度衣食唯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

長中殤者〇小功從姪為父堂兄弟及父堂姊妹在室者〇為堂姊妹已適人者〇為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〇伯叔為堂姪姪孫及堂姪女姪孫女之在室者〇祖為嫡孫婦〇為女孫已適人者〇為已兄弟之妻〇為親兄弟姊妹及親子兄弟之子衆孫之下殤者〇為母之祖父母〇母之父母〇母之兄弟姊妹〇女為兄弟之妻〇為堂兄弟姊妹〇親兄弟之子婦〇兄弟女之中殤者〇婦人為夫之姑〇夫之姊妹在室適人同〇為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〇夫之堂侄及堂侄女之在室者〇夫之姪孫〇夫姪孫女之在室者〇為夫伯叔之長殤〇夫姪婦之下殤者緦麻〇從姪孫〇為曾祖兄弟及曾祖姊妹在室者〇為祖兄弟祖堂兄弟及祖姊妹祖堂姊妹在室者〇為父堂姊妹適人者〇為父再從兄弟〇已再從姊妹堂姪女已適人者已三從兄弟及三從姊妹在室者〇為堂姪婦〇為再從姪及為再從姪女在室者〇祖為衆孫婦姪孫婦及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四

宋 謝維新 撰

喪紀門

死喪 附

凶兆 作神 遺言 遺書 遺忠 遺思 遺愛 遺業

事類壽考 〡〡曰卒短折曰不禄死寇曰兵禮記 消澌 死者澌也〡〡也諸侯曰薨壞聲也大夫曰卒言終竟也士曰不禄不復食禄也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漢以來謂死為物故皆就朽故也既定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復能自勝斂也釋名 委蛻 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

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傷者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凡男女亡年十九至十六歲為長殤十五至十二歲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若生三月至七歲皆為無服之殤儀禮

三年通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語陽貨

無緦麻喪

崔琳三十年間丨中外丨丨之丨明皇雜錄

請小功服

魏徵定服制義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稱情立文其義安在嫂叔舊無服請服小功五月文粹

求尸漬血

唐王少玄父隋末死兵亂少玄甫十歲時即哀泣求尸時

野中白骨覆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玄鏡膚閱旬而獲尸

徒跣護柩　王行居父喪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為流涕○李百藥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雖除喪容貌癯毀者累年○劉審禮父母北葬徒跣血流行路咨嗟審禮為虜執持詔令其庶弟易從省父之既至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屍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並孔帖

和嶠生孝　晉王戎字濬仲為吏部尚書丁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棊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而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伯鸞死孝　戴丨丨母卒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弟叔鸞食肉飲酒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毀容世謂丨丨丨丨叔鸞生孝典畧

居喪過哀

哀泣難繼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哀踊有節禮弓

號泣無節 侯知道程俱羅生養以孝歿奉以哀廬於冢次丨丨丨丨侯氏七年矣程氏三年矣擁墳推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文粹李華靈武二孝贊

毀瘠幾死 劉滋居母喪丨丨丨丨時謂劉孝子

哀感不食 高士廉子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諭使彊食〇丁公著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隣媪抱子丨丨丨丨肯丨父喪貌力瘠憊見者憂其死孔帖

嗌不粒食 張曲江公丁內憂奔喪南討毀無圖生丨丨丨丨丨徐浩張曲江碑

疾不如薤 郭曜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薤終不屬口並孔帖

毀滅羸食 羅遜父喪幾丨丨服除布衣丨丨

居喪柴瘠 唐宗室萬丨母丨丨丨服除家人未嘗見言笑同上

三年泣血 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

見齒君子以為難也記檀弓

五日不食 子春之母死｜｜｜｜曰吾悔之先王制禮患其過於制

不以死傷生也同上房元齡父喪米飯不入口五日唐書

三年不出廬 路敬淳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孔帖

五十猶麻縗 絳人三十喪父母｜｜｜｜｜故鄉黨稱氏不名貴之也崔祐甫汾何義橋記

居喪越禮戚有嘉容 魯昭公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葬齊姜昭公不戚晉使者曰其不殁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左傳

喪不為服 後漢袁閎居土室毋沒不為制服設位世莫能名

衰絰擊鍾 宋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而子｜｜｜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退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捨鍾

朞功聽樂 謝安變好聲律朞功之慘

不廢妓樂頗以成俗王坦之諫不從

居喪彈棊 晉阮籍至孝毋終與人圍棊既畢而飲二斗號吐血數升將葬又食一蒸豚飲酒二斗又吐血毀瘠骨立

居喪彈琴 姚興時京兆韋高慕阮籍為人丨丨丨丨飲酒黃門郎吉成詵聞之泣曰吾私叉斬之以樂風教遂持劍見高高懼而逃走

冒服飲宴 灌夫與竇嬰相得驩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益市牛酒夜飲極驩而去

廬墓孕育 後漢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年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遂致其罪

使婢丸藥 陳壽遭父喪有疾丨丨丨丨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

召人作樂 南漢劉玢襲在殯丨伶丨丨丨裸男女以

為樂

匿喪受封

後漢李燮為河南尹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告冀即捕殺之邵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葬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還至洛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狀遂廢錮終身

匿喪典軍

李抱真卒其子殿中侍御緘｜｜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經詭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勉佐之副使李說及諸校俯首皆曰諾緘盛服出衆拜之

變服親迎

五代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太常博士韋彤等諫曰婚禮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堊室行親迎以凶續嘉為朝廷典法五代史

重喪不哭

唐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御史大夫韋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既葬鄰伍會集相

興醉酣名曰出孝望一切懲革

詩集 制中不詩

昔歐陽叔弼李默以憂|||作詩陳履常不飲酒東坡一日設燕兩歐至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坡詩云商也哀未散歲月忽已秋祥琴雖未調餘悲不敢留刲此乃韻語未入金石流君言不能詩此語人信不陋矣陶士衡當以大白浮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

喪居作詩

梅聖俞至寧陵寄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眸彥猷持國譏作詩早余應之以蓼莪及傳咸贈王何二侍中詩亦如此按晉孫綽詩自丁荼毒載罹寒暑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伸罔極之痛故洪玉甫以魯直丁毋憂絕不作詩夫魯直不作者以非思親之詩也孫綽作者以思親之詩也聖俞之早庸何傷乎秦少游初過浯溪題詩云玉環妖血無人埽以被貴憂畏又方持喪手書此詩借文潛之名後人遂以

為文潛非也
江鄰幾雜誌

起復

事類從宜 喪有四制變而｜｜注四制者恩理節權也恩仁理義節禮權智也又曰門內之治恩揜義注若公羊傳所言是也又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注若曾子問所言是也喪服四制 **奪情** 重奪孝子之情望慕無窮公羊傳注 **移忠**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孝經 **奪禮** 頃｜｜於苴麻俾庚權於韎韐常相制 **要經服事**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而｜｜孔子蓋善之也弁禮所以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加旒曰冕王所以入宗廟服金革者謂以兵事使之公羊傳 **卒哭征戎**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也

禮與初有司皺孔子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

不敢踰制

翟方進為丞相封高密侯後母既葬三十六月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丨丨丨國家之丨

固請終制

唐張說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既期詔使為黃門侍郎丨丨丨丨祈陳哀到時世俗哀薄士以奪服為禁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張曲江起復表閫命號咷使者遹迫及至闕下懇請終喪○武后朝解琬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以琬習邊事迫令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代宗朝宗室涵方母喪奪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蔬飯水飲席地以

令

服及使還丨丨丨丨代宗見其瘦毀許之並唐史

起視事

隋邳國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勅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必須抑割

為國惜身朕之於卿為君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

疆起就職　于志寧為太子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諭之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丨丨為我卒輔導之志寧乃丨丨○太傅房元齡以母憂罷職未幾起復本職

奪服拜官　杜暹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服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護

奪情就職　山濤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丨丨以濤為吏部尚書濤不得已丨丨

偪令攝事　晉張華為度支尚書母憂哀過禮中詔丨丨丨贊成伐吳之計

不許辭官　魏解宏遣父喪有軍事當行辭疾病帝怒曰汝非曾閔收廷尉高柔為請之帝乃原之

薦興塊次　來瑱擢潁川太守母喪免以孝聞安祿山反張垍丨之丨丨丨拜汝南太守

詔起苫次　鄭元璹母

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千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岢次起元璹持節

哀麻謁相 李林甫聞蕭穎士名欲拔用時穎士寓居廣陵居母喪即哀麻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堂林甫素不識遽見哀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怒乃著伐櫻桃賦刺林甫有曰擢無庸之瑣質專廟朝之右地

居喪獻計 盧從史元和中丨父丨未官即丨丨誅王承宗陰向帝旨懸是奪服

奪服不哭 唐陳思忠居父喪詔丨丨客往弔思忠詔以辰日不哭薛大鶚子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論

釋縗拜賜 呂諲擢平章事會母喪解三月復名知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丨丨丨丨人譏其失禮

徒跣籍藁 唐史歐陽詢母喪詔奪哀每入朝丨丨及門夜直丨丨以設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

被髮居堊 田宏正遇害魏人素德弘正以田布贊使世其官穆宗遽名布解縗拜魏博節度乘傳以

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訣曰吾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丨丨號泣而入丨丨室屏節旋

墨線玄纛田布起復節度使制云丨丨在體丨丨在前提劍就命無忘哀敬元稹

衰冠泣血韓渥言宰相崔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矣變線而台可也何必使出丨丨廟堂入丨丨樞側毀瘠則毀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佩魚不中禮李宗諤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衰素紗軟脚幞頭黪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遽謝不敏談録

起復非好事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喪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歎曰吾但以

實言之不料以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龍川志○石
林過庭録云至和間富鄭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
以宰相持喪者昭陵意大向公必欲起復詔再下再力
辭末以盧朱崖薛文惠故事切責有云以相國之尊而
守匹夫之節任天下之重而為門内之私朕所不取也
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抗章言天
下無事宰臣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
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嘗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
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直言斷
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五

宋 謝維新 撰

喪紀門

奔喪

事類哭成踊 奔喪者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免麻于東即位袒與主人丨丨丨白氏六帖

哭盡哀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丨丨丨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注婦人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室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求也同上

聞喪遂行 奔喪之禮丨親丨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

盡哀服布深衣素冠丨丨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過州至境則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州境哭此父母之喪也至於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其奔喪者乃還厭明坐於殯東如初未成服者三日成服通典

奔喪不及

聞喪不得奔喪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於次又哭三哭括髮袒成踊若除喪而後歸則先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遂除於家不哭注東即主人位除喪除喪而歸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尚左吉拜也白帖

使還奔喪

王朗使虞翻兒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未至聞孫策向會稽翻還遣父憂以奉命有節不過家追朗至侯官還然後丨丨

徒跣奔喪

張曲江自徐州被髮丨丨赴喪所負土築

瑩晨夕號慟

棄子奔喪

李孝女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從他州聞父亡欲間道丨丨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

奔喪不哭

王獻之卒凡徽之丨丨丨丨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丨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

奔喪得罪

吉黃為長陵令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門司徒趙溫薨自以為故吏丨丨為司隸鍾隸所收遂伏法死魏常林傳孫權詔三年之喪人情之極痛世治無事君子不奔人喪有事則殺禮從宜以義斷恩也顧諱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禁孝子之心重則本非應死之罪胡綜議宜從科以大辟有犯無赦其後吳縣令孟宗奔母喪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減一等三國史

不奔母喪

吳起家累千金遊仕不遂出衛郭門與其母別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仕於魏為將母死終不歸曾子以為薄於孝而絕之史

不奔父喪

漢陳湯丨

弔慰 附 君臨弔 君遣弔

事類

往哭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丨丨之則服其服而往即喪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爲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大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麻執事不於禮 禮奠饋也 白帖

相引 弔賓至掌次者引之次賓着素服相者入告內外緦服丨者丨主人以下立哭於阼階下婦人升哭於殯西相者引賓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爲首者一人進當主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爲首者復北面位弔者俱哭十餘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各還次通典

弔而不傷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丨丨丨丨丨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曲禮

知死而不弔 丨丨丨丨者三謂輕身忘孝也

畏人或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厭行止危險溺不乘橋船檀弓**弔不飲酒**行|之日||食肉馬同上**弔不越疆**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檀弓婦人不越疆而弔人**弔日不樂**|於人是|||同上**哭日不歌**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語上**羔裘不弔**||玄冠|以||語十**齊衰往弔**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而|哭之或曰齊衰不以|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記檀弓篇**帶絰而入**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之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襲裘||||曾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注禮主變客乃變**練冠以待**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深衣||||於廟垂涕洟子游曰其庶幾乎動也巾||**號哭老聃**老聃死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人哭亦哭人號亦號**慟哭顏淵**顏淵死子哭之慟從

者曰有慟乎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受弔中庭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檀弓

出弔東郭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丨丨於丨丨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公孫丑下

弔不踰階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入丨丨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丨丨丨丨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離婁

弔不於郊 齊侯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敢與郊弔齊侯弔於其室襄十三

晝宮受弔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避於路丨丨而丨丨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檀弓

設席

行弔 衛大經蒲州解人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

盡意耶此至乾童以事行乃｜｜｜｜禮不詣其家而還孔帖

箕踞待弔 阮步兵籍喪母裴令公楷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床｜｜｜不哭裴至下席哭弔唁畢復去或弔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俗輩中人以儀軌自居時人以為兩得其中

廬前受弔 齊濟母亡受弔廬前賓客未嘗至柩室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亡變禮耶

及門而反 王羲之代王述為會稽太守少齊名而羲之輕述述母喪羲之心止一弔竟不重詣後言往弔入門主人哭不前而反欲以辱之述甚恨也

乘醉而入 王悅字元達弱冠知名恃才放酒誕篤慕王澄為人婦父嘗有慘悅｜｜弔之婦父哭慟悅與賓客十餘人連臂被髮裸身｜｜繞之三匝而去

鼓琴而哭 顧榮素好琴張翰哭之上床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能復賞此否因又哭不弔喪主而去

致

弔而去　徐穉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丨生丨一束於廬前丨丨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將之

弔莫知名　漢龔勝死有父老弔之甚哀曰膏以明自煎龔生竟夭其天年人莫知名也

弔無雜賓　王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本傳

淚如河注　人問顧長康哭桓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聲如振雷破山丨丨丨傾丨丨丨海世說

弔作驢鳴　王仲宣粟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謂同遊曰王好丨丨可作一聲送之坐客皆作丨丨世說孫子荆楚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濟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尸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詐丨丨今我為卿作體似聲真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青蠅為弔　吳虞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

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陽生無可與語死以｜｜｜｜客使天下無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

雙鶴來弔

晉陶侃為江夏太守母憂去職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沖天而去

百官會弔

孔光薨公卿｜｜｜｜本傳百官臨弔畢集孔光之門常家華州刺史墓誌

萬里赴弔

徐稺有死喪｜｜負笈｜｜｜後漢書

赴者三萬

陳寔字仲弓卒于家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

誄者四十

郗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為｜｜｜｜餘人晉中興書

痛沒賢子

王愆期謂陶侃曰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為公痛心況慈父情耶世說

獨弔將士

秦叔寶始為隋將來護兒遣使謚弔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忠節完整豈久處卑賤耶

感慟致哀

衛洗馬玠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

哀於武昌丨丨丨不自勝人問予何恤而丨丨如是荅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

情至過哀 唐元德秀死族弟結哭之慟或曰予哭過哀結曰若知哀之過而不知丨之丨大夫弱無固性專老無在死無餘生六十年未嘗識女及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宅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

念妾嗚咽 宋劉德願為孝武狎侮殷貴妃薨上與羣臣至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厚賞德願應聲號慟上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羊志哭殷志亦嗚咽人問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含辛為淚 符后死慕容熙制百僚於宮內哭使有司按驗無淚者罪之羣臣莫不丨丨以丨丨道鑑

匍匐往弔 陳烈福州人以鄉行稱尤為蔡君謨所知然烈行怪多偽蔡君謨母死烈往弔自其家丨丨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丨丨救之者也其所為類如此石林燕語

朝

服不弔 丁晉公謂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相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擕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內史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弔問深不可也談錄

君臨弔史鰌屍諫 衞靈公時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屍北堂足矣丨丨死靈公往弔問其故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曰夫子死以丨丨可謂忠不衰矣於是召遽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談錄

尼父哀誄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車駕臨喪 祭遵卒帝愍悼之尤甚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葬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

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高士廉卒帝欲臨弔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卽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勿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泣涕乃還

涕淚成冰 羊祜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天寒帝ㄧㄧ霑鬚鬢皆ㄧㄧ馬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皆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士亦為之哭仁德所感如此

君遣弔以詩遣弔 白居易卒宣宗以詩弔之

遣使會弔 楊綰薨帝驚悼詔贈司徒ㄧㄧ者冊授欲及其未斂也遣百官會弟弔

中使設祭 張曲江既薨元宗追歎曰自公歿後不聞讜言發中使至韶州弔

中人臨弔 李嗣業卒葬日使ㄧㄧㄧ李吉甫卒日大殮至卒哭皆ㄧ

ㄧㄧㄧ**郎中臨弔** 李惟簡訃至上悼愴罷朝遺ㄧㄧㄧㄧ韓文李志

京官赴弔 尉遲

恭辛高宗詔｜｜五品以上及朝集使｜第臨弔

祭奠附　君遣祭

事類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禮記朔奠有薦新如｜｜同上寄酹濁醪一樽｜｜千里

汪龍溪寫哀蠲靈就列遣奠侍執樽酒｜｜權載之奠以敘哀韓文薦醪泉壤殊途幽明永隔

感平生其若斯聊中絜酒儀聰明之不昧式｜箪｜輸賓王奠箪遣使｜｜百酸攪腸音容若生曷日

而志李翱祭文蘋蘩薀藻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之菜可羞于王公可薦于鬼神左傳

蕙蘭桂椒｜｜肴蒸兮｜藉奠酒兮｜漿九歌明齊溲酒加薦普淖｜｜｜｜儀禮士虞

禮法樽酒簋貳｜｜｜｜涕零如而摧截之炙雞往祭徐穉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

瓊卒歸葬者負糧徒步到江夏哭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又云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事審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葬家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則去不見喪主

封股致祭 崔從太和六年卒下有封肉以祭者○烏胤既歿士二千人||||

斗酒隻雞 曹操感太尉橋玄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自為祭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殂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相沃醊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哉

白粥生芻 呂才母喪以哀毀卒通義郎餘令以||元酒|||祭路世人哀之○生芻事詳見前弔慰類

設位沃饋 李勉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餘乃|虛|||之

過墓祭奠 白傳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于墓側令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

巵酒冢前方丈之上常戍泥滓賈黄中談錄

祭柳子厚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吾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黄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脱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絶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而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世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為鬼神寧敢遺墜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韓文公

祭歐文忠

嗚呼哀哉公之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不可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

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於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鱔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遅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人也奄一去而莫予追惟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禄而天莫肯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寅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而往弔而懷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蘇子瞻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冥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

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宏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官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崎嶇雖迍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以寄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王介甫

祭尹師魯

嗟夫師魯辨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挾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

窮山之崖野水之濵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阨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紅顔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胷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夫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没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歐陽永叔

祭蘇子美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美之心胷蟠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

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遺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忧其外不窺其内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唯久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歐陽永叔

祭司馬公

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奇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唯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規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蓍龜專談仁義輔以書詩枉尺直尋顧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上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為公亦何為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兵疲和戎上策決用

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既闢既菑投種未粒引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為雨泣路人垂涕畫像於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右晞皆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

蘇子瞻

祭范蜀公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愚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升爀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畧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其贊公往則暌凡百君子頓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三國責難之忠變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東德不雜公與凡弟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先友善與我已白疑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宜其而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蘇子由

祭張敬夫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割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

模察使羣臣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諸州令十五年公試戲輔公翔禁省公牧予南我遯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悃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愈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予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匡發書數吒啟緘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趙不忍留魯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我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卜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為

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膚淺并失詞以為報尚精爽其鑒茲○又其位朱某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殿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于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絶而莫繼得周張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胸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嚮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切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需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

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麇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兄於地下也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朱元晦

祭呂伯恭

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有德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說經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誰為之箴過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胷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澹寡慾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柬

義以飭躬而恥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
恭猶歛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
既海納而淵澄豈澄清而挽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
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討論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
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
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
之儀進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
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數施何遭時之
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
道遐以良秋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
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
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珍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
哀哉我實無似凡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
之枉書尚槃然其手筆始言沉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
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勝踐而
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慷慨計車而偕至

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寫奠冀嗣歳之有間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朱元晦

祭劉恭父

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竒俊偉之材而不弃假以耆耋期耄之壽胡位公以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畀以彌綸贊輔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嘆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族弟兟弟譁屈首受書典學于家内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絅繆訏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渝試以郡綬受鉞于南勤頑路凶婉孌赤子撫摩哀恫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振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皪宏綱塞絕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燀恩漸適嬉于堂遽哭于苦恩詔起之有球其

詹公卧弗承帝悉其孝曰究汝哀來覲來殺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于潭亦顯其効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畧既張惠術四施曾是流莩化為充肥帝嘉乃勲加勞進律侑毗萬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狐童來託公家公不我鄙勸導有加公姿鸞鵠我性麏麎豈无異同卒莫疵瑕自公進為議論慷慨實始期公髙明光大公之知我亦朓而最追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狐古昔所艱并以誘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闌干還坐以思慨其永歎念昔帝師為國死義丞傳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衆咸謂公當託外庸入贊皇極下蘓庶工登賢屏姦復境攘戎内繼祖考畢其餘忠天胡難諶而止於此羣邪交慶衆正心死剝予之懷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蹈離騷舉公觴兮今拜以哭酹公堂兮私情公義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鑒予之衷腸兮嗚呼哀

哉

朱元晦

祭鄭自明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此年以來上氣衰弱觀時俯仰徇勢前却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鶚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從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主所為虛心而嘉嘆羣公所為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為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為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為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指之鄒陳之間而無怍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吊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親逮上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揮善以潛心毋以一長而自足學今茲之秋益又札書以申之春予心之悃欵實千載以為期書適往而訃來嗷馬號其馬及哦珍彝之悲詩坐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

雖死而不忘跪陳情於一酹詞與淚以俱拊鳴呼哀哉朱元晦

君遺祭食瓜遺奠 萊國公杜如晦薨太宗詔虞世南為制碑文後因食瓜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于靈座唇火

勅饌往祭 高士康卒方寒食敕尚宮以食四舉往祭

命使弔祠 辛雲京卒及葬｜｜｜｜時將相祭奠者至七十餘帷喪車移晷乃得去

遣使設祭 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此遣使祭之

賻贈附

君遺賻助喪

事類

賻賵 知生則｜知死則｜賻之為言助也賵之為言覆也與馬曰賵貨財曰｜玩好曰贈決其意也衣被曰襚養死具也春秋說題辭

贈襚 贈助也賵赴也所以助生送死追遠思終副至意也｜之

為言稱也丨之為言遺也白虎通乘馬曰賵衣衾曰襚具玉曰唅錢財曰賻穀梁傳**佐生**賻贈所以丨丨贈襚所以送死荀大畧**贈死**丨丨不及尸非禮也注尸未葬之適稱隱元年**不問費**弔喪弗能賻丨丨其所丨記曲禮**無親受**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丨丨丨也注喪者非尸柩之事不親也**贈玄纁**魯人之贈也三玄三纁儀禮賓有丨者既祖奠賓立於大門外西廂東面從者以篚奉玄纁立於西南相者受命出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敢賵相者入告出曰某孤須矣執篚者奠取幣以受賓唐志**奉束帛**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篚丨玄纁丨丨立於使者之西南俱東面凡賻通貨賵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篚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某官某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內門外之

西東面主人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聘主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使者出主人拜送適典

班賻布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注家於喪謂因死者以為利班分賜之也

攝束帛

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說驂以贈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懷縑以贈

後漢王丹字仲回好周給有喪者則賻給親自營護遭喪者輒侍丹為辦河南守陳遵闕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

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遂閭而有慙色本傳

遜還賻送

漢原涉祖父為南陽太守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涉讓還之本傳

辭郤贈賻

王溫為涼州判史卒故吏賻贈數百萬其子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本傳

不取賵遺

陸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賵遺一不取惟韋皐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

悉辭贈賻

管寧字幼安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本傳竇建德父卒里中送葬千餘人所贈弔皆讓不受

君遺賻祭服以襚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鄭注不脫君｜｜｜｜臣親賢也記檀弓

珠玉以贈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尸於

中原示人以姦利之端家語給以絹布房元齡薨｜｜｜二千段粟三千斛賜之粟帛孔巢父卒賜其家粟帛存恤之賵禮爲縟裴度薨｜｜｜｜厚禮贈恤李勣卒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謹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恤之給俸爲賵鄭餘慶卒帝以其貧特｜一月｜料｜｜｜䢗賻布尤厚崔敦禮卒高宗為舉哀東雲龍門｜｜祕器｜｜賻絹千疋田神功死｜賵｜｜｜布五百端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飯千衆門追福賜錢百萬歐陽地餘貴幸至少府戒子曰我死官屬送汝財勿受也子如父命天子嘉之｜｜｜｜助喪助之沐椁孔子之故人原壤母死夫子｜｜｜｜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拳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注沐治也禮記爲之治喪何蕃和州人居

太學二十年有死喪无歸者皆身**以俸辦葬**何易于為
丨丨丨丨〇見賻贈類王丹事　邑昌令民
有死喪不能具葬者**解牛給喪**竇建德鄉人喪親貧無
以俸牧吏為辦之　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
息遽丨丨與丨丨丨**家資傾送**唐郭震字元振年十六與
事鄉黨興之本傳　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
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
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名氏稷等嘆
駭〇河東柳先生仲塗少時縱飲酒肆生側有書生接
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辦
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
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資得白金百萬錢數萬以遺之
議者以郭代公之義**麥舟為贈**本朝范文正公仲淹在
不能遠過澠水燕談　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
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
此何久答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

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到家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冷齋夜話

詩集以賻分遺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輒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薦有年矣薦自陽翟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毋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餓寒為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故人梁先吉老聞余將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為賻辭之不可乃以遺薦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薦者庶幾皆有以助之薦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也哉〇大夢行當覺吾年特未滿追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塩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歎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

一溉滋湯旱雖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蘇子瞻

作詩少助

章默居士字季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鄉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覩築長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堲五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髮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真不滅誓求無生理不踐有為迹棄身屍陀林烏鳶任狼藉前人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六

宋 謝維新 撰

喪事門

卒哭

事類

周祔丨卒哭而丨孔子善殷注期而神之人情檀弓

周弔上大夫之虞也少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反哭之弔哀之至殷既封而弔丨卒哭而丨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迎精而反

成事卒哭曰丨丨是日也以告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祭告其祖之廟檀弓

諱新卒哭

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丨丨同上

小祥

事類

練祔殷丨而丨檀弓又云練而祔雜記　**練祭**小祥者主人丨丨曾子問期而小祥日祭薦此常事士虞禮　**練衣**丨練丨黃裏縓緣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縓為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檀弓　**練冠**丨丨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間傳　**居堊室**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丨丨丨寢有席同上　**食菜果**練而丨丨丨喪大記　**悲未盡**大抵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創鉅者日久痛深者愈遲何歲月而止乎故練而慨然丨慕丨丨而踊擗之情差矣注至小祥但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　**莫不舉**小祥者練祭而

不旅丨酬於賓賓丨丨禮也曾子問**練而杖**魯大夫丨丨丨子貢問孔子曰丨丨丨禮歟子曰非禮也

家語子貢問**練而牀**魯大夫丨丨丨孔子曰非禮也荀子**昭公舉酬**昔者魯丨丨練而丨丨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不舉亦非禮也曾子問**伯魚猶哭**丨丨之母死期而丨丨丨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大祥

事類有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豈不以送死丨丨復生有節哉注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三年問**廓然**祥而丨丨丨注哀傷在禮下心之貌也曲禮**有終**喪不過三年示民丨丨丨也孝經**從殺**服丨情丨哀以禮終喪制**除喪**親喪外除注日月已竟哀未忘也六帖**無哭**祥而外丨丨者喪大

記

過隙 三年之喪若駟之丨丨 三年問

及期 甫丨歲丨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悲裂肝心白集

吉服 大祥丨丨而筮尸注凡變除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不以凶服間吉事六帖

縞冠 祥而丨丨除成喪者祭以縞冠注猶未純吉既祭乃大祥素縞麻衣既祭乃服朝服既祭玄冠而居服平常同上

黝堊 既祥丨丨喪大記

徹筵 奠筵將徹幃帳一收此生之間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碎猶冀萬一聞吾此言

鼓琴 祥之日丨素丨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喪服四制

饋肉 顏淵之喪丨祥丨孔子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注彈琴以散哀也檀弓

朝祥暮歌 魯人有丨丨而丨丨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已夫子路出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檀弓

除喪彈琴 子夏既丨丨而見予之琴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同上

縞冠素紕 喪禮既祥祭而丨丨 丨丨詩鄭素冠注

絲屨組纓 有子既祥丨丨丨 丨非禮也檀弓

孝思敢忘 祥雖除服憂且終身雖 送終之有已豈丨丨之 丨丨六帖

哀德靡極 喪紀有終丨丨丨丨度新宮而 館御諱吉日以徂遷臨川集

禫

事類平安 禫祭名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 七月禫之言澹澹然丨丨之意也六帖

終始 孝無丨丨喪 有祥禫同上

從御 禫而丨丨 喪大記

無哭 禫而內丨丨者樂 作矣故也同上

飲醴 禫而丨丨 酒記間傳

用樂 是月禫徙月樂注言禫 明月可以用樂檀弓

玄冠 玄衣 黄裳

則是禫祭丨丨矣黄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記雜記 纖佩禫而丨無所不丨注纖采纓也記間傳

除服

事類 吉祭丨丨而復寢喪大記 縞冠除殤之喪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丨丨注縞冠未絕祭服也記 免喪丨丨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雜記 去喪丨丨無所不佩語十 變禮容日月其除丨丨丨於衰絰霜露所感遵祀典於練祥白孔六帖 從吉典寒暑之變忽焉再朞練祥之餘復將三月勉丨即丨之丨莫遂無窮之哀蘇東坡文 垂冠戴纓不幸餘命不殞丨丨丨丨元微之集 外除杖絰杖絰外除柴瘠加等燕集 除喪

不忍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不除也孔子曰何
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患其過
於制也遂除之記後漢江革母終不 **行服過制** 後漢汝
忍除服郡丞遣丞椽釋服因請為吏 南薛包
丨丨六 **喪除不仕** 尹愔以親喪哀毀丨丨丨丨○許康
年本傳 佐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畢創
居親喪毀瘠甚已除 **服除請祿** 吳兢母喪去官丨丨自
猶屏處丘園並本傳 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
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 餘 **終身如喪** 郭世通服除思慕
功拜諫議大夫復修史 丨丨丨丨南史
在心之哀 謝曜卒弟弘微服雖除猶不啖魚肉沙門釋
慧琳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
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
衣冠之變禮不可踰丨丨丨丨實未能已南史

諱曰

事類終身君子有｜｜之喪忌日之謂也記所志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忌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注不用不舉事也祥善也有所至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喪時也祭義必哀忌日｜｜同上不樂忌日｜｜｜注不舉吉事曲禮感親忌日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為之罷社孝子傳匿親忌日祝欽明為相坐｜｜｜｜貶申州刺史忌日辭酒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曰今家之忌日也孔叢子忌日不食申屠蟠每｜｜輙三日｜｜東漢本傳忌不聽樂王世將忌日送客主人欲作樂王便往衛洗馬墓下彈烏世説忌辭攝祭德宗貞元八年將作監元亘當攝大尉薦饗昭德皇后廟以私忌不受誓戒為御史劾奏於是令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右丞盧邁等奏曰禮云大夫士將奉祭於公既洗濯而父母死則猶祭也又按唐禮散齋有

大功喪致齋有周喪及齋中疾病則還家皆無忌日之文雖假寧令有給假一日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亘不宜以丨日丨丨丨

嫁笥墨衰 丁晉公言嘗見文中孺侍郎言中孺嘗聞祖母嘗曰由是坐罰實錄歸時於衣笥中得一墨衰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教以候翁姑私忌日着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談錄

黲墨衫巾 朱文公母夫人忌日着丨丨布丨其丨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語錄

葬 附

修葬 送葬 儉葬 殉葬 合葬 賜葬 歸葬、

事類

襄事 雨不克丨丨禮也注襄成也雨中成事嫌若汲汲於葬也左傳

卜兆 丨丨其宅而安厝之孝經

窀穸 丨丨丨丨之事慎終追遠白帖惟是春秋丨丨之事注窀厚穸夜厚夜長夜也左傳

祖載

祖於庭何奪孝之恩也祖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車辭祖禰故為ㅣㅣ也白虎通

虞祭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記檀弓

設盥

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興ㅣㅣ於祖廟門外儀禮

明器

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簴其曰ㅣㅣ神明之也檀弓

明旌

銘ㅣㅣ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同上

芻靈

塗車ㅣㅣ自古有之注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柳車芻靈飛旌翩翩檀弓

柳翣

飾棺牆置翣注牆柳衣又云紋衾設ㅣㅣ注紋衾尸之飾柳翣棺之牆飾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而從既窆乃樹於壙中飾棺者以華道路不欲衆惡其親也檀弓

帷荒

飾棺者君龍帷黼荒大夫畫ㅣ畫ㅣ荒蒙也在旁曰帷在

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喪大記

引紼 吊於喪者皆執紼注廟中曰紼在途曰丨禮儀志丨發也發車使行也釋名

厭車 丨丨既辰祖奠斯聞張說祭文厭木如鄰塗之曰殯殺梁傳

題湊 丨丨既肅寵笠既辰注題湊棺木內向也晨轀解鳳曉蓋戟金注轀輬喪車也沈約齊安陸王碑

葬中野 古之葬者厚衣以薪丨之丨丨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易繫

葬北方 丨於丨丨北首三代之達禮也禮

送形而往 丨丨丨丨迎精而反丨注迎精誠而反日中而虞記問喪

欲人弗見 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也者丨丨之丨得丨也是故衣足於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禮弓

必誠必信 子思曰凡附於身者丨丨丨丨勿之有悔焉耳矣同上

如慕如疑 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

子何善彼也曰其往也丨丨其反也丨丨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我未之能行也故喪以哀為主記

天地為棺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丨丨丨丨椁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飡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二其平也

日月有期 公孫丈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丨丨丨丨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也

葬妻犯禾 季子皐丨丨丨人之丨申祥請更之子皐曰孟子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葬子習禮 延陵季子喪長子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季子吳之習於禮者往而觀之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窆右旋左祖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

擇地而葬 成子高曰生无益於人吾

何以死害於人乎我死則｜不食之｜｜｜我爲檀弓

指山為葬 李白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劉悟大將郭誼者兗州人兄岌事悟山為牙常樂塗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六帖

弗許毀室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子太叔請毀之子產弗毀左昭十二

預知建宮 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上劉向說苑

葬近前賢 梁鴻病告主人曰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王伯通葬於要離列士伯鸞請宜相近○魏田豫戒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曰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邊曰豹履行與我適等死有靈當與我善也六帖

葬祔先塋 張曲江丁內憂奔喪馳訃祔葬先塋白雀黃鶯號噪庭塋素鳩紫燕巢植廬墳唐文

更葬朽骨 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

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之主遂丨丨之天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丨丨丨況於人乎新序

殯葬鰥寡 漢黃霸為穎川守鰥寡孤獨有死无葬者霸為區處

收葬暴骨 後魏宋世良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傍多骸骨移文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後周賀蘭祥為荆州刺史境内元旱見發掘古冢暴露骸骨者命收葬之即日澍雨

掩葬枯骨 陳寵為廣漢守先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寵使使按行多骸骨不葬者勑縣盡收葬哭聲自絕○于頔為胡州刺史州地庳薄葬者不掩柩頔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

葬以報德 羅士信齊州人初為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殮丨北邙丨丨丨且曰我死當基其側至是如其志

葬以行志 吳保安與郭仲翔善仲翔母葬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

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縗絰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覲州廬墓三年而去

王果得銘 唐左衛將軍丨丨被責出為雅州刺史於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丨丨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重收我果歎曰吾合葬此今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瘞而去廣記

沈彬留篆 丨丨將八十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殂前嘗指示家人曰吾死可葬於是既葬穴其處乃古塚爾觀其間儼然復見一古燈臺上有漆一盞壙頭獲一銅牌上有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爇留待沈彬來江南野史

庾亮埋玉 晉庾亮位司空薨將葬何充會之歎曰丨丨樹於上中使人情何能已本傳

劉伶荷鍤 晉丨丨放情肆志常以細萬物齊宇宙為心每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丨丨隨之曰死便埋我

貴妃香囊 唐楊丨丨死裹尸以紫茵瘞于側玄宗至自蜀過其所使祭之

裘遺中使具棺櫬他葬焉啟瘞故紫丨丨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流涕

太子玉魚　高宗營太明宮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劉明奴問故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明奴詰問漢書楚王與七國謀反夷宗覆族安有遺嗣曰王起兵留吾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子憐我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史臣遺略不書今在宮中頗見拘限乞改葬高敞無奪玉魚發具處果然乃勅以禮改葬玉魚隨之

西京雜記

賣金辦葬　王忳路行遇書生病下車省之生云我腰下有金請取之齎以葬我未及問姓名而絕忳丨丨葬之餘金亦埋之

奪山為葬　潘允朱勔里人不登其門允字悅之吳門人仕裕陵為侍從時郡民朱勔以倖進寵眷無比父沖殂勔護喪歸葬鄉間傾城出迓而潘獨不往潘之先塋適有山林形勢近沖新阡勔欲得之乃修敬于潘二杜門不納勔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席以薰天之勢潘一切拒之勔

歸京師果許于上降御筆奪之已而又假御史誣之以罪疏潘之職揮麈錄

司馬葬論 葬者藏也

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著龜庶無後艱耳无常地亦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

葬而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將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十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

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迨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為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為陳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已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兹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必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月日司馬光述

伊川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福禍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其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戚所奪不為耕犂所及一本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

村落遠井窒五患既謹則又鑿地必四五尺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還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着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程正叔

濠梁殯宮

客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夷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斵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而為之有上木纍纍棺櫬巍然者有棺櫬分折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耶下令曰其月有限限別其家不闕地葬者皆二十鰥寡惸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為營之訖事人無犯令野无殯宮焉盧子曰理乎哉劉公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

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耶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夙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兄弟耶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奈何夙昔濠之人喪其父母昆弟不葬於土中耶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奈何夙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耶今刺史彭城劉公教生者以禮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浹旬適至濠上因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盧子駿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漳州義塚

人死曰歸葬曰藏歸者復其所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故先王制禮貴葬有期下至於士則踰月而已何漳之為子若孫者乃有不葬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其柩而置之僧寺是蓋始於苟簡中則因循久則忘之矣嗚呼已則忘之矣而不知虛廊冷殿之間寒聲泣霜弱影弔月其望於子孫一旦之興念者猶未已也蓋嘗命官

僚覈其事近城之五里乃有十瓦棺合二千三百有奇爰擇於城之西南北高燥地立為義塚三每所大為之域既封覆以青莎使如舊壠前建白堊書其有名氏者庶幾子孫猶來祭享也訖事郡人合辭以請記余曰義之名立其死於不義而後見也此其不義果起於誰乎曰僧人其作俑者也是閭閻山疊林梵宇無數廊廡間率不置門若此類為土室其入如竇黯然無光斯皆誘愚俗以來殯者也彼猍人者舉其親而即安于彼死者一入杳無葬期使其子若孫良心陷溺不復知有天理之正人道之終此有識者之所深恨也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近因為令下諸浮圖必使盡改其室以為民房不改則鞭其人而俗之籍其田而公之蓋治盜之法治其藏者此法常存則誘者始有所畏死者始有所歸矣是為記危稹義阡記

修葬孟軻美棺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

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公孫丑

司馬石槨 宋桓丨丨自為丨丨三年不成子曰若是丨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為愈也記

蜃炭瘞壙 宋文公始厚葬用丨丨丨燒蛤為灰以丨丨

榆沈設撥 猶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以槨幬諸侯輴而設幬為丨丨故丨丨三臣廢輴而設撥廢禮之不中而君何學焉注撥可發輴車也榆沈以榆汁澆地刋其滑易進也

金銀鳧鶴 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丨五十丈下周三泉周迴七百步以明月珠為日月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大海

玉匣蛟龍 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丨丨形丨丨為丨丨丨三輔故事

如鎧甲連以金縷匣上皆縷以丨丨鸞鳳龜麟之象時謂交龍玉匣西京雜記

大治冢舍 漢原涉字巨先父為南陽太守死讓還南陽賻贈千萬以上涉後自以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廼丨丨丨丨周閣重樓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人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買地開道立表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多治喪車 樓護出入五侯之門咸得歡心母喪送葬治喪車三千輛人謂曰五侯治喪樓君卿

得古冢器 齊書曰始興王鑑鎮蜀於州園地丨丨丨珍寶甚多金銀為蠶形者數十又以朱砂為阜水銀為池

發壙中藏 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翟元祐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犀珠充塞盜不近其棺所得已不勝慁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得酬其勞斵棺取金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疏矣聞見錄

儉葬稱財為禮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子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其｜斯之謂禮

以儉自全杜預遺令言形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墓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塡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取水中自然之石以為冢示不勞工功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將來域兆儀制取法鄭大夫欲｜｜｜｜耳

非苟為儉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誠便於體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壠彌高發掘必速漢成紀

何用徇侈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侈靡為孝令死者戮尸暴骨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破貲｜｜乎姚崇傳載

以牛車漢張湯自殺兄弟欲厚葬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有棺無槨

藉以黃壤東漢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曰薄歛素棺｜｜｜欲令速朽且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本傳不用棺槨後漢盧植字子幹臨卒勅其子儉葬於上穴｜｜｜｜勿起墳壠晉王祥為睢陵公疾篤遺令曰西切土自堅貞乃甓石｜｜｜｜葬以幅巾後漢皇甫規遺命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後纏以纊綿穿以釘漆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尸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晉文公請隧王不許以臣而請王禮奢也儉非王孫惟情從意庶无咎吝諸子從之歛以常服姚崇遺令吾亡｜｜｜｜四時衣各一堯典狗葬後漢周磐堅伯云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歛形懸封濯衣幅巾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學者以為知命焉孝經為殯梁元帝金樓子曰吾之亡也可以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歛一口以自隨外此珠玉不入銅錫勿藏也田

國讓求葬於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於祭仲冢邊曹子藏求葬於遂伯玉側梁伯鸞求葬於要離之傍彼四子者豈乎吾之意也金蠶無吐絲之實瓦雞無司晨之用誰毋以血膻骨腥為祭也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廧翣之飾晉文公請隧桓司馬石槨甚亡謂也○又見後皇甫謐事

布車載柩 唐書魏徵陪葬昭陵妻裴氏曰證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丨丨丨丨無文采之飾

桐瓦為棺 楊行密卒遺令穀葛為衣丨丨丨丨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

雜木為棺 楊震臨死曰不能誅患身死丨丨丨丨布單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也

聚沙為牀 趙岐字邠卿遺令子曰墓中丨丨丨丨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

戒使周棺 太山太守嚴望終於家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棺也

戒勿立碑 唐司勳致仕李建勲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

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亡也諸貴人髙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勲莫知其處

作羸葬書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家業累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志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廼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曰子欲羸身先人於地下乎王孫報之以書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髙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廼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寧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

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乎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櫝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楊王孫

著篤終論

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漢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存器物無異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吾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蘧篨裹尸擇不毛之地穿坑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惟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蘧篨之外便以親土若不如此則寃悲沒世長為恨鬼皇甫謐

合葬合葬非古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之下請丨丨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丨丨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記

祔葬不筮

丨丨者丨丨宅

注謂祔先塋不改卜墓也 魯人合祔 衛人之祔也離之丨丨之祔也合之善夫注祔合葬也離謂棺中間之合謂棺中無間善夫善魯也 孔氏合葬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同墳異藏 後漢樊重遺令使與吏人丨丨丨丨 招寃合葬 後漢鄧晨娶世祖妹新野公主遇害後晨卒詔令招公主寃與晨合葬 記

歸葬願得歸葬 韋玄成嗣封扶陽侯初父賢葬平陵玄成後從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塋上許焉 夢求歸葬 後漢温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將所拘伏劍而死主簿從事持尸歸殯光武聞而憐之命送葬到洛陽賜城旁為冢長子壽夢序告曰久思客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返舊塋○李德裕貶死朱崖見夢於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我歸葬綯曰衛公精

輿可畏不言禍將及乃白於帝得以喪還墳吉

責不歸葬 晉王裒與管彥許為婚彥葬父河南裒更嫁其女謂彥弟馥曰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人也非結好本意馥曰嫂齊人也當還齊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嫂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

坐不歸葬 陳壽為治書御史母遺言葬洛陽壽不遵其旨壽巴西安漢人丨丨以母丨丨沉累數年

令勿還葬 後漢崔瑗臨終命子曰人終歸精於天歸骨於地不可不藏形勿歸鄉里子寔字太真奉遺令葬於洛陽

各欲為葬 晉王祥二子芬烈將死烈欲還葬舊鄉芬欲葬京邑祥泣曰不忘鄉土仁也不戀本達也雖仁與達二子有焉

託遣喪歸 後漢范式字巨卿受業太學長沙陳平子病謂妻曰吾聞山陽有巨卿烈士也可以託吾沒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書以遺巨卿時式出還省書悽愴向墳悲哀哭甚以為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棺

上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助歸葬費 柳子厚之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竟賴其力墓誌

送葬送車千乘 西漢劇孟葬母自遠方丨葬蓋丨丨丨本傳

縞服數百 崔日用御井州長史卒井人懷其惠吏民皆送喪丨丨者丨丨

四方來會 陳蕃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悅然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卒丨丨之士千餘人皆丨丨葬

百官拜哭 李晟及葬帝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宣詔于柩車丨丨丨丨于道

吹簫會葬 周勃丨丨來丨丨

停柩候送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與為友元伯寢疾而卒式忽夢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以某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

定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丨丨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卿也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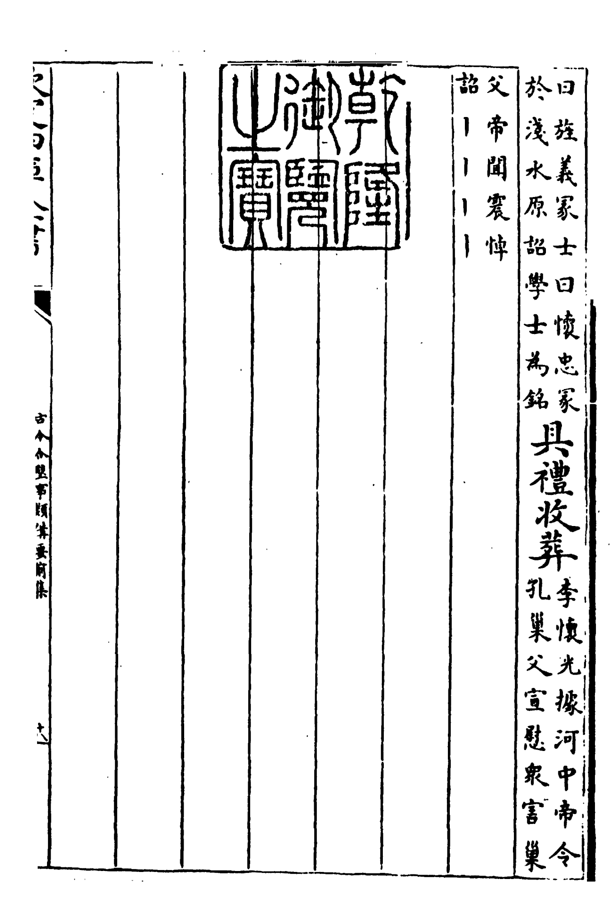
殉葬宋公用殉 丨文丨卒始丨丨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左傳

陳妻謀殉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乃告陳子亢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於是不果用禮

三良為殉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二婢夾殉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丨丨子丨我其子曰以丨丨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不果殺左傳與魏顆事相類見前遺言

賜葬御賜轀輬孔光薨上賜轀輬及副各一乘軷送車萬餘輛道路皆舉音以過喪本傳特給槥車韋抗歷職以清儉及終無以葬元宗聞之丨丨丨丨令給班劔魏徵薨給羽葆鼓吹詔班劔四十人陪葬昭陵餘見前薄葬下房元齡薨給班劔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詔給儀仗太和初王承元祖母喪詔曰武俊當横流時極定奔潰功在史官母李不幸贈恤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賜以壽器梁商薨丨丨東園朱丨之丨銀鏤黃腸注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漢音義曰以栢木黃心為郭曰黃腸也及葬賜輕車介士注云輕車兵車介士甲士也賜與墳塋唐高宗詔賜英國勣墳塋一所時勣猶在命官建塚唐劉昌節度涇原初城平涼當吐蕃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命瘞之夕夢若原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為賽具斂以棺櫬分建二冢大將



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於淺水原詔學士為銘

具禮收葬 李懷光據河中帝令孔巢父宣慰衆害巢父帝聞震悼詔｜｜｜｜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六